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 文史資料專輯

內部資料 妥為保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編印

前言——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陈 望 道

今年的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清朝政府为了維持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只知割地賠款，魚肉人民，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走狗。以偉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人士，当时为国家的忧患而奔走呼号，引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展开了斗争，以争取民族的独立，企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民当时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坚苦斗争的结果，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对于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統治的秩序，造成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涨，推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統治，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的成果最后仍被袁世凱所篡夺，中国依然存在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軍閥魚肉人民、爭权夺利的极端混乱的局面。此后，中国的爱国有識之士，虽然繼續不断地为国家的忧患而痛

苦、而焦虑、而奔走，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都没有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辛亥革命时期，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借取革命理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西方有迷信；对帝国主义有幻想，认不清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看不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勾结关系，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提出明确的反帝斗争的纲领。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一度猛烈发展的情况下，采取了“和平”的伪装，宣布所谓保持“绝对中立”，借以投合当时革命分子的幻想，避开人民革命斗争的直接锋芒，以便赢得时间，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统一对付革命的步调，物色适应新形势变化而又最能为自己尽忠的新工具，用来绞杀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却幻想帝国主义会“支援”中国革命，“赞助”中国革命，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终于使辛亥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之下而失败。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推倒君主专制政体之后，只建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共和国，没有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彻底的决裂，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非但没有及时提出引导人民群众继续前进的新目标和新口号，反而以为反清胜利之日，即为革命功成之时，甚至把革命果实拱手让人，以革命党“不当官”为清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准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利用了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作为反革命

的障地，很快就破坏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一些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群众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这种力量；因此，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以消灭帝国主义统治所凭借的社会基础。当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回击的时候，资产阶级完全暴露了不敢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态度；同盟会时代提出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急进口号，也被所谓“注重民生政策”的空洞口号所代替。这样，它就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不能不表现得软弱无力，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且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反复的残酷的斗争中，提高了觉悟，积累了经验，因而促进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的局势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四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终于彻底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行

程。前后五十年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资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可能把中国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中国革命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终不免于失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保证，这就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之中用血肉换来的一条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十分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非常珍贵的一课。纪念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重温五十年来的历史经过，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辛亥革命艰苦奋斗的经验，充分地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不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坚持不懈地斗争。

目 录

- 前言——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陈望道 (I)
- 上海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正門紀实……………
- …………… 傅昌裕述 楊小佛記 (1)
- 光復上海——巡防营和吳淞炮台 …………… 周南陔 (5)
-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聞界的动态 …………… 严独鶴 (12)
- 为蜀軍返川到武昌与革命軍政府商議借道 …… 任鴻雋 (21)
- 憶往事…………… 赵志道述 楊小佛記 (24)
- 辛亥杂憶…………… 宋式轟 (26)
- 海琛、海容、海筹三艦反正…………… 楊庆貞 (41)
- 辛亥革命在浙江…………… 葛敬恩 (46)
-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徽情况…………… 李次宋遺著 (95)
- 川南起义始末…………… 刘潛蓀 (102)
- 辛亥革命在膠东…………… 樊崧甫 (107)
- 太原起义和河东光复的片断…………… 薛篤弼 (113)
- 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見聞…………… 袁希洛 (125)
- 記南京临时总統府秘書处…………… 任鴻雋 (140)
- 起草“清帝退位詔书”的回憶 …… 刘厚生述 严服周記 (145)
- 記秋瑾…………… 徐双韵 (149)
- 陈其美二、三事…………… 許炳堃 (172)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徽情况

李次宋遺著

安徽在辛亥革命前，曾有过两次起义，均告失败。一次是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候补道高等巡警学堂总办徐錫麟率高等巡警学堂学生在安庆起义，击毙了撫台恩銘，占领了军械庫，但因城門关闭，城外援軍不能进城，遂告失败。徐錫麟在审讯时侃侃而談革命大义。审官問他：“恩撫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他？”他說：“恩虽待我不薄，只是私情；革命是公义，我不能以私情废公义。”当时，恩銘家属要求剖徐錫麟之心以祭恩銘，藩台馮煦沒有答应。徐錫麟就义时，神色自若，見者感泣。另一次起义是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太湖秋操时，炮營管帶熊承基率同馬炮營在安庆起义，开炮攻城。原来約定由駐在城內的工兵營管帶薛哲开城接应。届时，薛沒有开城，因而城外軍隊攻城不下，向北潰退，經過桐城、舒城后，即告星散。薛哲終于被清吏捕拿杀害。熊承基后来逃到东北，住在友人臧質三家，被臧出卖，密报清廷，拿获处死。以上两次革命虽然失败，但影响人心甚深。

黃花崗之役以后，全国革命思潮澎湃。安庆同盟会會員范鴻仙、吳錫谷、郑芳蓀、张汇滔、管鵬、孙万乘、凌毅、常

恒芳等积极活动。范鴻仙在上海民立报工作，为同志联系中心。安庆姚家口萍萃楼客栈为各同志来往寄寓之所，該棧經理毕捷三，为人忠誠老实，同情革命，頗予同志以便利。該棧数次被清吏搜查，皆得其設法掩护，迄未被捕一人。皖北教育会亦为同志秘密集議之处。吳陽谷奔走于庐州安庆之間，多所壁划。郑芳蓀、张汇滔、袁家声、岳相如及寿州諸同志多在淮上活动。当时，革命經費异常困难，多由同志自筹，亦有不择手段者，如郑芳蓀曾窃得当涂县某庙內金菩薩等，可見当时筹款之难。

辛亥武昌起义后，安徽革命同志分头在安庆、庐州、寿州、蕪湖几处活动。安庆方面，吳陽谷、管鵬、王天培等联络新軍士兵，准备起义。时新軍协統系余大鴻，为屠杀革命人士之能手。他密呈皖撫朱家宝，調来张勋所部之巡防兵两营守城，一面将新軍士兵子彈收交，致使新軍不能发生作用。同志等亟图在城內发动，风声甚紧。朱家宝知难压止，乃联络省諮議局于辛亥九月十二日（农历。以下同）以安庆都督名义宣布独立。革命同志不同意朱任都督。未及两日，朱即离皖。同志推王天培为都督，但因地方一部分人別有用心，希图阻扰，王亦未能行使职权，地方頓陷于无政府状态。九江黃煥章軍乘机开到安庆，入城即肆行搶劫。全城罢市，秩序大乱。吳陽谷适自武昌回皖，見狀大憤，徑入黃軍，痛加斥責。黃恼羞成怒，与其參謀王泽开枪將吳陽谷击毙，地点是龍門口安庆优級师范学堂。皖省同志聞訊，大为

震惊，群情激昂，黄乃率军遁去（后来王泽潜至安庆为同志捕获正法）。黄军退后，安庆情形仍然混乱。諮議局議長童摺芳领导設立皖事筹备处，以期联络各方，解决皖事。时庐州已光复，筹备处乃迁至庐州。嗣因南京光复，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自狱中出，皖人推为安庆都督。孙毓筠到皖就职后，秩序始定。寿县柏文蔚率第一军驻浦口，声势颇大。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南京中央临时政府改任柏文蔚为安徽都督。柏到皖后，各地军政分府先后撤销，所辖军队亦照中央规定改编，安徽全省遂告统一。自都督府成立后，内部设有内务、财务、教育、司法、军政各司，外交设有交涉员。郑芳蓀、田庚、邓艺蓀、黄峙青、史志清、李国棟等曾先后担任各司司长，陈独秀曾任都督府秘书长。嗣后，中央统一规定，各省设民政长，为全省行政首长，柏乃兼任民政长。一九一三年春，第一届省议会在安庆开会，議員名額一百零八人，由各选区选出。我在第二区（合肥）当选，出席这一届省议会。

庐州部分有同盟会员孙万乘、方絳言、周虎卿、余立奎与我自沪宁各地回到庐州，和在籍之同志吳阳初、李緒昌、王兼之等密商起义计划，設机关部于县桥附近李兴斋住宅。此处宅院頗深，在四五进之后，别有一院落，屋仅两間，与外面隔絕，我們就在此处集議。庐州駐有旧防軍得胜营一营，管帶季光恩曾充安庆偵探长。我們恐其为害，拟先除之；另有地方团防，系袁先奎統率，已有联系。我們并已秘密組織民軍数百人，即将发动。季光恩鉴于大势所趋，表示

愿意服从革命。庐州府知府刘某已聞风先逃。知县李維源，請出地方紳士殷養樵、張踐初等向同志表示欢迎革命軍，乃于九月十九日召开地方群众大会。我代表机关部到会，宣布独立，会上欢声雷动。霎時間，全城商店都悬挂光复大汉旗帜。机关部隨即集合民軍，由全体同志率領开进大书院，組成庐州軍政分府，推孙万乘为总司令，方絳言为副司令，并临时成立秘书、執法、經理三处。嗣以事务日繁，旅外同志归来日多，軍政分府遂扩大組織，成立民政、財政、執法、警察、团防、經理、交际各部及秘书、參謀两处。秘书处有徐炎东、夏印龙、金达三，參謀处有刘文明、张述乾，民政为周行藻，財政为邓鶴仙，团防为殷養樵，警察为張踐初，都是地方人士。其余各部、处則由同志許拙云、戴喬晋、葛質夫、范章甫等担任。我除担任執法部长外，并协助孙万乘处理机要事务，派袁先奎为协統，李孟洲、季光恩为标統，李海波、李向之、郭子清、楊晚貞、叶守坤、夏永伦、季光黃为管帶。士兵都是招募而来，成分比較复杂，其中工人、农民为数极少，商人也有，帮会及无业者为数較多。这是建軍中很大缺点，所以后来战斗力和軍紀都不够标准。当时，士兵薪餉为十元，每月十足發給；各部长薪餉为一百四十元，每月二成發給，实支二十八元；其余职员遞減。分府成立未及数日，有張勳所部之江防兵两營自安庆撤退到庐州，拟往南京归队，沿途奸淫搶劫，无所不为。我們决計予以歼灭，乃誘至东門外大王庙，会同适自淮上开来之王占一

軍，將其包圍擊潰，俘獲人槍甚多。

軍政分府迅速練兵，日見巩固，乃遣軍北伐，派刘文明為北伐先鋒隊司令，率夏永倫、李向之兩營，會同淮上各軍進攻駐在潁州之清軍倪嗣冲部。潁城未能攻下，北伐軍退守正陽關，直至南北停戰後，戰事始告結束。廬州軍政分府亦于和議告成後撤銷，所屬部隊與蕪湖吳軍及駐蚌埠旅合編為第十五師，由南京中央臨時政府任命孫萬乘為十五師師長，師部設于蕪湖，軍隊分駐廬州、蕪湖、蚌埠三處。至一九一三年，十五師縮編為獨立旅，孫萬乘卸職，由龔振鵬任獨立旅旅長，軍隊仍駐蕪、廬兩處。原駐蚌埠之廬旅，另行改編。

壽州革命同志較多，他們起義時，歼灭了壽春鎮的清軍，占領了壽州城，組織淮上軍。惟當時軍隊單位較為複雜，稱軍統者有十八人之多，稱司令者亦數人。嗣經裁并，漸上軌道，由張匯滔、王龍庭、袁家聲等掌握兵權。張匯滔率軍進占潁州，未几駐在河南之清軍倪嗣冲部攻陷潁城，張軍倉惶退走，死傷甚众。後來淮上軍聯合廬、蚌各軍反攻倪部，亦未得手，南北和議成立，戰事始告結束。

蕪湖亦于九月十九日獨立，由吳振黃為蕪湖軍政分府主持人，刘祺為蕪軍總司令，胡季芳任團長，鄭西平、范惲卿、傅家珍任營長。至南北和議告成，軍政分府撤銷，軍隊并歸第十五師。另大通方面，由黎寶岳自湖北率兵來駐，也組織了軍政分府。淮上王占一軍曾進攻大通，為黎击潰。后

来，蕪庐两分府奉令撤銷，黎独抗拒，由安庆都督柏文蔚命安庆胡万泰旅、蕪湖孙万乘师，自长江上下游夹击，黎部始潰散。

癸丑年（一九一三年）討袁軍兴，柏文蔚在安庆宣布討袁，范鴻仙、龔振鵬在蕪湖，孙万乘与我在庐州，张汇滔、袁家声、岳相如等在淮上，同时发动。这时袁世凱已在津浦綫上布置重兵，并进行阴谋分化。李烈鈞湖口战敗后，安庆方面，师长胡万泰首先叛变，逼走柏文蔚，迎倪嗣冲入省，庐州营长夏永伦亦通款袁軍，在城内叛变，迫使孙万乘下台。寿州淮上軍亦为倪嗣冲軍击败，退至庐州城外。因不知城内局面已变，廖少斋同志单独进城，被引至袁仲軼团防部，当晚即为夏永伦、袁仲軼同謀杀害。次日张汇滔仅带一卫士进城，拟寻孙万乘，又被引至县政府。夏永伦正欲布置杀害，幸汇滔机警，見情形有异，乃拔出所带手枪两支，将夏永伦所派盧与周旋之王四麻子、彭五，以左右两臂各夹一人，叱令陪送出城。汇滔力大，王彭不能挣脫，卫士一人举枪在后相随，直奔水西門。路过馬号(地名)时，夏永伦伏兵欲起开枪，王彭二人乃呼求不能开枪，汇滔卒能闖出水西門。达到安全之地，始将王彭二人放回，淮上軍亦即就地潰散。时龔振鵬尚在蕪湖备战，袁軍乃升任夏永伦为旅长，命其率队攻蕪。各处討袁軍均告失敗，蕪湖已成孤軍，龔振鵬最后亦离蕪他去，安徽討袁軍事，至此完全瓦解。此后倪嗣冲即以安武軍总司令兼省长統治安徽。一九一六年春，李振亚占

領大通，宣布討袁。但未几亦为安武軍所击败。直至袁世凱死后，倪嗣冲仍留在皖。一九一六年夏，督軍团叛变，毀法乱紀，倪氏实为祸首，后虽病废，其部属繼續在皖为害。倪氏祸皖共达十余年之久，人民备受荼毒。

（上海市人委参事室、上海市文史館供稿）

川南起义始末

刘 潜 著

辛亥革命发起于武汉，而实酝酿于四川。盖自庚子以后，外侮日亟，内政不修，国人忧目痛心，惧淪亡之无日，孙中山先生提倡于海外，一时志士奋起响应，安庆、广州屡次发动，事虽未成，而革命暗潮已弥漫全国矣，清廷亦知民气之郁勃，下詔预备立宪，欲以收拾人心，而又迟疑不决，政局日蹙。迨至辛亥而铁路国有之議起，邮传大臣盛宣怀力主收回川汉铁路商股，于是川人群起抗争，組織同志会，商罢市，校罢課，全川騷然。四五月間（編者按：系农历。以下同。）護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电告清廷力争，請罢斥盛宣怀，收回成命，均遭清廷严旨申飭。迨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抵任，亦再电中央請收回成命，而当时的閣員坚持不允所請，时辛亥閏六月也。迨七月中，川省各界人士推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罗綸等代表抗議，爭論激烈，赵遂逮捕蒲等。人民聞之，群拥至督署环請释放，卫队麾之不去，遂相冲突。卫队統領田征葵遂令开枪，击毙数人，全城汹汹；于是成都附近各县民群均向省垣聚集，有持械者、有徒手者，所在与軍警冲突。总督向清廷电奏，謂有不逞之徒假借爭路名义，攻署围城。于是清廷有剿撫兼施之詔，而川局遂日益令人失

望。

川省故多帮会。迨各处同志会起，有专主争路者，有阴受民党指挥冀发动革命者，而为帮会所假冒以肆其劫掠之私者尤居多数，近省各县战斗极烈，烽火竟达于嘉定。时余方以川南永宁道驻泸州府治，叙、永、泸、資四属各州县均为所辖，争路之际亦皆罢市罢课。余知民意之不可拂也，力主和平，与士民开诚商洽，制止军警不得与人民冲突；关于人民争路条议，均为随时电达总督，或径电内阁力争，人民颇能相谅。故泸州罢市仅一日而复市。其间曾接总督电令：“解散各州县同志会，有抗拒者格杀勿论”。余复电谓：所属各州县虽亦有同志会之组织，而争路以外并无其他行动，若以武力强迫解散，转恐激生事变。未几而省城邮电阻断，其事遂寝。叙府密邇嘉定，余先事设防，得以安堵。时端方已入川查办，率鄂军一团驻重庆；滇黔亦派兵援川，局势日益严重。迨八月十九日武汉起义，湖南于九月初一日，云南于九月初九日，贵州于九月十四日相继响应，大抵皆由陆军发动，而川省陆军一混成旅陷于省垣，消息与省外隔绝，直至十月，重庆张培爵等谋独立，夏之时以陆军一排结合民众数百人自龙泉驛疾趋至渝，始于初二日通电宣布成立军政府，而川南亦遂于初五日宣布独立矣。

先是：鄂湘諸省既举义旗，余鉴于世界大势，知非改革国体，创建共和，不足以图存，尝与二三同志密谋起义，而所属防军分布各县，一时不能集中，且因端方所率之鄂军已

由渝进驻資州，以故迟迟未发。会徐甫陈所統防軍調至泸州，余大鴻所率防軍一部分亦至泸，而重庆独立之电适到，余遂召集人民各团体及軍警僚属开会討論，众議均主張建立川南政府。盖以重庆虽号称四川軍政府，而地偏力薄，势难統攝全川；川南逼近滇黔，端方之軍又近在資州，若不建立軍府恐不能指揮裕如，于是定議于初五日在考棚集合民众，宣布独立，建川南軍政府。众議推选余为都督，溫翰楨为副都督。余力辞不获，遂通电全国即日就职；传檄属邑，属邑皆应众議。复推余大鴻为参謀长，郭钟美为民政厅长，赵錫年为交通厅长，莫毓文为警务厅长。川南境内粗安，惟合江有土匪数百人包围县城，尙未解散。

是时，省城消息仍隔絕不通，后十余日始聞成都于十月初七經赵尔丰表示辞职后，由蒲殿俊、朱庆澜組織四川軍政府宣布独立，蒲朱二人分任正副都督。甫数日，城内軍隊忽嘩变，纵火焚掠，居民大扰，蒲朱及各机关人員均散走。时陸軍参謀尹昌衡独留軍府內，与罗綸收集残杂、維持秩序，众遂推尹、罗二人繼任正副都督；然附近各县秩序尙未全恢复也。

当爭路激烈之际，滇黔二省亦均派兵援川，及渝泸相繼独立，黔軍即撤回本省，而滇軍仍独前进不已。其总司令李鴻祥率其先鋒一团进达敘府。余以川滇既均已光复，邻軍远来，誼同一家，开誠接待，酬酢往还，初頗相安；会余大鴻辞职赴鄂，黃方繼任参謀长。黃方夙隶同盟会，曾以謀革命下獄，为川省党人之主干，英毅明敏，既任职，勤慎不懈，

于軍政多所裨补，且同盟會員亦多来归，贊襄政务。而余自七月后勉任艰巨，苦身焦思，事必躬亲，幸免隕越，精力渐不能支，又以老母在籍久无消息，亟思归省，爰集合群众力求解职。而众議坚决挽留，情辞极挚，并由黃方等电請南京孙大總統电令院督派員至合肥原籍探詢吾母情况。旋奉總統电諭：“据安徽都督电称，刘都督之母身健家安，望該都督专心任职，勿萌退志……”由是感激不忍遽去。

是时合江土匪仍聚集城外，經政府派員与地方士民协力开导，亦即撤围声称解散，而县令黃某閉城坚守已將兩月，專員持函来沪謂：“匪虽去，仍然混进城內扰乱秩序，必須川南軍政府派軍至合璧縣，并持軍府公文及都督手函方敢开城”。于是黃方自請率步兵一队前往，而滇軍黃团长亦称愿率軍援助。政府以合江匪已离城，沪軍一到便可安定，无須远劳邻軍。乃黃团长堅欲同行，黃方不得已，与議定沪軍先行，俟开城后，滇軍繼进。合江距沪仅一日程，沪軍既至，黃令即开城迎入，旋即欢迎滇軍，乃滇軍入城后，竟出不意将沪軍包围交械，并执黃方及营长刘某暨軍士百余人均加杀害，且不宣布理由；川人聞之大嘩。余乃据实电請孙大總統电令云南軍政府查明肇事原由，严惩負責人員，并制止再有暴行。旋奉中央电諭：“已据情电令滇督查办制止，应不至再有越軌行动，仍盼和平处理，勿起內鬨……。”是后留沪滇軍見群情憤激，托言誤会，未敢再肆殘暴。然黃方倡义最早，堅苦卓絕，使不遭橫折其异日之树立宁可限量，乃不死于